



葡萄架下

□田耀东



三婶的小院里有一架葡萄，小院不大，能放七八张桌子，到了夏天，葡萄藤爬满了院子，很荫凉。葡萄一串串挂下来，紫的、青的，还有就长到瓦楞里去了。

灵巧的壁虎在斑驳的老墙上舔蚊子，吊丝虫荡荡悠悠的，还没荡到碎砖缝隙里的指甲花上，雄起起的红冠公鸡一跃就将它叼走了。

三婶的后院和我家连着，院后是细细的小河，河边的合欢树下有条窄小的土坝，土坝掩隐在茂密的芦苇之中。

七月初七的夜晚，我和小蛾最烦的就是小河边青蛙和蝉儿的鸣叫，它们使我一点儿也听不清牛郎织女在鹊桥上说了些什么。纵然葡萄架下是这样的静，小蛾在我耳边一个劲地说，别喘气，别喘气！

年年都这样听。

七月七，看巧云。秋的钟声刚刚敲响，地上的狮子、老虎、龙，全都跑到天上去了。牧童骑在水牛背上吹笛子，狮子和象在林子里散步，小蛾的爸爸扛着锄头、驾着云彩儿回家了，刚到小院上空又变成大山不见了。

“秋的眼泪！”替主补妆的小丫头指着我手上的落叶随口说。

突然的脖子里凉凉的，我用手一摸是一枚落叶，金黄金黄的。这是三年前的11月。中央电视台四台的《记住乡愁·走进古城如皋》节目组我在城里射难亭拍镜头，主持人杨阳拿着话筒问我“如皋”之名的来历，一阵风把秋天吹了过来。

“秋的眼泪！”替主持人补妆的小丫头指着我手上的落叶随口说。是的，中国历代文人有“悲秋”的传统，欧阳修叹曰：“悲哉，此秋声也”。但我睁大眼睛仔细触摸周围的秋，哪有一丝凄凉，哪有一缕忧伤？

小金扇似的银杏叶，在秋风中尽显妖娆，舞出灿烂；街头路边栾树枝头上，一嘟噜一嘟噜的别致花朵，人们都称它“国庆花”；淑女们在五角枫下寻寻觅觅，伸出兰花指头拈起一片昔日的记忆夹在书页里留待日后唤醒甜蜜……这世界怎么容得下哪怕是一滴悲情的眼泪？所以“悲秋”倘不是文人的酸溜溜的自作多情，恐怕就是那个远去的时代的无奈叹息。

“落叶是秋的告别。”打灯光的小伙又说。我也不认可。我以为时间就是一根无限长的链条，今天左手拉着昨天，右手拉着明天；明天呢左手拉今天，右手拉后天；后天呢也就如此这般地拉下去……四季亦复如此，承前启后，秋就是承接春的蓬勃，夏的热烈，秋自己修炼成金色的收获，然后交给严实的冬收藏。周而复始，年年岁岁，无穷无尽，天荒地老，所以世上根本没有告别，有的是轮回！

“落叶是秋天再出发时的挥手！”我在心里大声说。秋高气爽，大雁南飞；鸿鹄之志，云梦似幻。晃悠中，当地朋友哟哟给我们讲起了一个流传藏北高原的故事：从前，念青唐古拉与纳木错是对恩爱夫妻，那时，草原正处在冬冥神的严寒肆虐之下，念青唐古拉奋起反抗，与冬冥神大战三天三夜，被击倒昏迷不醒。放羊姑娘羊卓雍错救起了他，而醒来的念青唐古拉却失忆了，与羊卓雍错结为夫妻。忽然一天，念青唐古拉想起了结发妻子，可纳木错已痴等了五百年，不堪相思之苦，将自己化成了一汪痴情的泪湖。念青唐古拉悲痛欲绝，化作巍巍山脉，守护在妻子身边。而羊卓雍错见到这一幕，也悲伤地化作一汪碧绿的湖水……看同座的她双眼晶莹，讲得如此深情，如此投入。我想，一个娇柔的川妹子，从西藏大学毕业后选择扎根高原，相信是相伴有如念青唐古拉一般的“大山”。想到这里，不由默默地祝福他们。

下山了，换乘区间车，前往纳木错南岸的扎西半岛。本来北岸还有“网红”的藏北秘境——圣象天门值得一探，那里有一块酷肖猛犸大象的巨大岩石，也是藏传密宗的圣地，但自去年春整个湖区加强了环境保护，圣象天门处于核心保护区，已不准擅自进入。再说，即便是去往扎西半岛的过渡区，自驾车也不让进了。想想，确有道理，遵法自然，生态优先。一路上，看远方雪山逶迤，路旁芳草萋萋，天空有鹰飞过，时有牧人欢歌，夹杂牛羊欢鸣，恍若童话世界。

到中秋节都不会褪味呢。

为了验证奶奶的话，我留小蛾在家里吃晚饭，吃好晚饭一起去林子里看有没有喜鹊，然后去她家葡萄架底下听牛郎织女说话。

七月是美丽的季节，玉米晒干上了仓，甜瓜香了，梨子熟了，金黄的玉米晒干饭，漆黑的茄脚柄咸菜，两人还吃了蛋黄像太阳一样红的咸鸭蛋，比过年还开心。

月亮像尖尖弯弯的鱼鹰般，凉凉地系在村西头的老槐树树梢上，雪白的槐花纷纷地飘下，落在小蛾的辫梢上，落在我的鼻尖上。老槐树上的喜鹊窝静静的，没有一点儿声音，敢情喜鹊们都到天河里搭桥去了。

小蛾不信所有的喜鹊都去了天上，带我钻竹园、穿林子，到了绿荫遮掩的河边便发疯似地喊，噢……噢许……奶奶天天用漏风的嘴巴驱赶啄菜的鸡。

平常的这时候，喜鹊便会扑噜噜地冲上天去，飞进棉地，飞进稻田，飞进更深的林子里去，今天却一只也没有。小蛾睁着大大的眼睛说，喜鹊都搭桥去了，我们也回吧，迟了就听不到说话了。

抬头看天上，几颗亮晶晶的星，看不见一只鸟，更看不见一座桥，心里疑疑惑惑的，人怎能从鹊背上走过去呢？小蛾一面走，一面背着路边的野花，走到来时的河边又停下脚步，把手里的野花抛到河里，用手卷成喇叭筒，对着河面刚喊了一声“噢”就停住了。拉着我的手神秘地说，你看！有人坐在河边，那个最大喜鹊窝的老槐树底下。我随着她手指的方向蹲下来朝林

子里看，两个影影绰绰的人影儿怕冷似的紧紧挨在一起，听见小蛾的声音，只是把身子缩了缩，躲到茂密的蒿草里去了。

小蛾一声不响地朝前走了，我紧紧地跟在她后面，小蛾说，妈说这不好呢，我们走，别看他们。

月牙儿已经离开老槐树躲起来，夜晚的田野传来阵阵花香，小蛾说，你闻着桂花香了吗？我抬头望天上，星星边上有一朵白云，飘飘逸逸的，携着星星慢慢地移动，风里飘来天上的香，淡淡的、凉凉的。夜静了，蝉不叫了，青蛙有一声没一声地，怕惊扰了天上的人们。

小蛾忧忧地说，我爸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早晨听见喜鹊在葡萄架上喳喳地叫，妈说，喜鹊叫，喜讯就到了。妈今朝整天都开开心心的，早晨还换了新衣服呢。

我说，你头上的花也插得很好看。还有这里呢。小蛾伸出十个手指，指甲上都是粉红的颜色，说，妈替我染的，你说这好看不好看。

我真心地说，好看。走过小坝的时候，小蛾贴着我耳朵说，我们轻轻地，别说话，只在葡萄架下听，不然，妈又要说我疯了。淡淡的星空下，小蛾的脸蛋儿很严肃，像个小小大人，我一点也没觉得我的小屋姐痴。

小院子里没有灯光，没有声音，壁虎在葡萄藤上飒飒索索地爬，对着小院的窗帘拉上了，三婶早已睡了吧。我妈也怕点灯油，月亮亮的夜晚也睡得早，只有月圆的时候才在堂屋里纺纱。母亲

说，睡着了肚子就不会饿，你三婶睡着了就不会哭。

我到家里去抱一条芦席，奶奶听见我的声音说，早点睡呀！我“嗯”了一声又遁到三婶的院子里去，把席子铺在葡萄架底下，垫了一块砖头就躺下了。小蛾在树上摘下一串葡萄，分了一半给我，坐下来慢慢地剥皮，一个一个地含在嘴里。

天上传来轻轻的说活声，是男人的声音，你怕什么呢？怎么又哭了。仔细地听，又没有声音了。

小蛾紧紧拉着我的手，眼睛透过葡萄叶的缝隙向天上看去，我也睁大眼睛搜寻着天上，却什么也看不见。心里想，太远了，有一架望远镜就好了。

牛郎织女在说些什么呢，他们怕什么，非要七月七？静静地，又听不见什么，又好像有些声音飘过来，低低地，从窗帘后方，落到葡萄架上面。

小蛾用手掩住我的嘴，要我别出声，她听到什么了吗？我于是一激灵，竖起耳朵听，原来是三婶的声音。

你要对小蛾好！好！一个男人的声音。和亲生的一样！就是亲生的！平常别到我家来，小蛾大了！三婶说。唉，太难了！男人长长地叹息。再也没有声音了。小蛾在我耳边说，那是谁呀？我要自己的爸爸。眼泪扑簌簌地落在我脖颈里。天上下露水了，芦席上湿漉漉的，一颗流星从东天划到西天。

落叶纷飞，那是秋再出发时的旌旗招展，落叶满天，那是秋再出发时的恢宏阵势，金风为秋送爽，丹桂为秋喷香，艳阳在树下、路边、岸畔铺开一长块一长块地毯为秋壮行。

秋是属于积极、奋斗、进取者的！一晃《记住乡愁·走进古城如皋》播出快两年过去了。这档节目正正常要拍300分钟素材，最后播出的定稿仅30分钟，占比十分之一，于是正式播出时我与主持人对话镜头不见了，如皋射难亭不见了，主持人杨阳优雅的微笑，编导程如雪的一张儿童脸都不见了……但是，我却把我当时关于秋的一串思绪留存了下来，特此写出以为纪念。

我相信，你是一只黑蝴蝶一只黑夜一样性感的黑蝴蝶。我相信，雨季已过草本植物在水乡绿得疯狂晚风轻轻吹起羽翼，像吹你的裙裾。我相信，比羽翼和裙裾更容易吹起的是爱——漂亮的黑蝴蝶，请栖息到我花样的年华上来。让我们成为彼此灵魂里再也不舍得取出的弹片

在西安城墙上□彭涛古城西安，是蘸满墨水的笔满目翠绿，托举深邃天空城门洞开，时光悠悠书写，深深浅浅的故事有人唱，情歌民谣有人骑车，追赶落日晚风，掀动你的花裙子。与神仙相比，我们是幸运的，拥有朝朝暮暮拥有平淡，长久的爱情城墙屹立千年，见证玛尼堆上垒了两块石头。不时，朝圣的藏民们手摇转经筒，喃喃低语，络绎不绝。原来，这个月是藏历萨嘎达瓦节，是藏民视作有造化 and 吉祥的诵经节，而这天又逢十五日，在这殊胜的日子，行一善事，便有行万善之功德。

绕过一潭碧水，往扎西半岛上走，神迹犹多。湖边有两块天造地设的巨石，相传是念青唐古拉与纳木错的化身，称作“恩爱石”，看上去真像一对相依相偎的老夫妻。上面挂满的哈达胜如白雪，这也是对他们忠贞不渝、地久天长的献祭吧。岛上的扎西多寺、莲花生洞古老又神秘，白塔前的桑烟袅袅，玛尼堆上的石头刻满六字真言。“扎西德勒！”不忘妻子所托，入乡随俗，往玛尼堆上垒了两块石头。那一夜，朝圣的藏民们手摇转经筒，喃喃低语，络绎不绝。原来，这个月是藏历萨嘎达瓦节，是藏民视作有造化 and 吉祥的诵经节，而这天又逢十五日，在这殊胜的日子，行一善事，便有行万善之功德。环湖返回的车上，神山圣湖的风声里，听到了深情的歌声，那是仓央嘉措的《那一世》：“……那一年，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不为修来世，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古桥□墨痕月亮挂在石头回声底部流水倾听:青砖内发出的密语——历史在拉近苔藓里，我触摸到时光摩擦的痕迹。每一石栏都停靠过一个背影马队、高空的鸿雁……它们在暗合着什么？回声继续拉近——上古的月亮爬上来——一部古代的书简在一个江南女子琵琶声中以月缺的形式撞击湖面上，荡漾千年的爱的波纹

从午后，到暮色四起□风荷

半日恍惚，然有着太阳的炽热没有风，树叶也不动午后三点的光景，接力在跳跃的脚步中完成。我陷入自己的寂静，一个身体里的少女走出来，幻化成人间天使，长长的睫毛上落满了细碎的花粉。我迈进黄昏，身影越来越轻些许霞光的暖，落进我的眼窝让我写下诗句，更有了温度。那些紧张不安脱去外衣，里面依旧是一颗爱你的青涩之心

爱你的绿洲，也爱你的沙漠与戈壁□鲁侠客

爱你的绿洲也爱你的沙漠与戈壁亲爱的我们相依为命与一生的荒芜与孤独决斗。在彼此的身体里钻研并勘探寻找泉水与矿藏，在漆黑的夜里用两片薄薄的嘴唇钻木取火摆渡雷声与闪电。生活的荆棘划伤我们敷上一剂吻的创可贴便可止血止痛。风调雨顺时抱紧我千钧一发无路可退时亲爱的也请抱紧我我们抱紧彼此的心跳。你泪水滂沱披头散发的样子让我想起临盆时难产的母想起那声嘹亮的哭声后一个粉嫩新生儿的诞生——我坚信我们绝不会死去

致爱人□何海波

我相信，你是一只黑蝴蝶一只黑夜一样性感的黑蝴蝶。我相信，雨季已过草本植物在水乡绿得疯狂晚风轻轻吹起羽翼，像吹你的裙裾。我相信，比羽翼和裙裾更容易吹起的是爱——漂亮的黑蝴蝶，请栖息到我花样的年华上来。让我们成为彼此灵魂里再也不舍得取出的弹片

在西安城墙上□彭涛

古城西安，是蘸满墨水的笔满目翠绿，托举深邃天空城门洞开，时光悠悠书写，深深浅浅的故事有人唱，情歌民谣有人骑车，追赶落日晚风，掀动你的花裙子。与神仙相比，我们是幸运的，拥有朝朝暮暮拥有平淡，长久的爱情城墙屹立千年，见证玛尼堆上垒了两块石头。不时，朝圣的藏民们手摇转经筒，喃喃低语，络绎不绝。原来，这个月是藏历萨嘎达瓦节，是藏民视作有造化 and 吉祥的诵经节，而这天又逢十五日，在这殊胜的日子，行一善事，便有行万善之功德。环湖返回的车上，神山圣湖的风声里，听到了深情的歌声，那是仓央嘉措的《那一世》：“……那一年，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不为修来世，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变得日益冷峻。其实，今年的雨水并不是太大，雷鸣比往年，少了几分戾气，和我认知经验里，去除的神性附加，直接抵达现实里的柴米油盐。呵，我怀疑鹊桥本无爱恨，这虚筑的框架内，黑白羽毛上的抽泣和互诉是否是来自，尘世回音的爱而不得。——见证不可言说的密语，而几只喜鹊的鸣叫，泄露了最初没来得及表白真相。

那年七夕□袁伟

红绳一端，终于也搭在了另一个人的手上像悬丝诊脉那样低频率的律动，是两颗心相向奔跑时的节拍线头一次次彼此打结这个过程，涉及追及与相遇的行程问题绳结的表达量远远大于数字本身没人能独自解开，这冠以同心之名的结礼成后，生活有权决定是否将某处松动的结扣重新系好当两颗心完全适应对方的跳动，线条就变成了 一根互通的血管在连呼吸也会共振的日子里两间心房早已翻修合并

太姥山夫妻峰□倪宝元

生不能相依，死也要做伴这是夫妻峰给我的最大感动。海风习习。我不知道远去的点点渔帆，能否带回伊人讯息但奔涌的海浪，却不停向我扑来

给我一个含泪的拥抱。我深恋的海，如果你的苦涩不能阻挡千年遥望，那就让我用一种执著替古人完成未竟的人间烟火。在观海栈道，我的目光早已被海水打湿，我静坐海边等一只今生的漂流瓶，向古而生

呢喃□梦璇

喧哗的世界，安静下来影子在影子里晃荡，梦在梦里飞出了花一枚弯着唇角的词，在茂盛地开。呢喃，煮在酒中。有小酌的微润有大醉的沉沦。“我们，同住在一个天空我一眼就认出了你，你在的地方。

月光，爱着花朵日落，爱着黄昏流水，爱着一圈一圈的波纹。我，爱着你的翅膀。你的翅膀有一片打开的羽毛，看着我”眼神落下来。温好的小酒，刚刚好一只蜻蜓小心翼翼地说，一只蜻蜓小心翼翼地欢喜

爱上你，世界涌动着蓝色的忧伤□勾婧

无声的疼，来自花瓣里发出的声音那一天，朔风拂动你的白衣。初雪在热茶里融化——那些藏进深井里的记忆浮上来我抬头瞥见你眼里泛起的爱的尺度像眉梢里深潭。琴瑟之声，它在隐喻着什么？人舞动，舞出水袖里的波涛此刻，我能给我绘一幅自画像吗？潜藏的面孔，是不是当初对镜梳妆的自己？爱上你，世界涌动着蓝色的忧伤潮水洪波涌起，而另一波又跌落下来孤独的泡沫留在岸边。想你的夜，总嫌太长伤痕一遍又一遍窜出来，喊疼